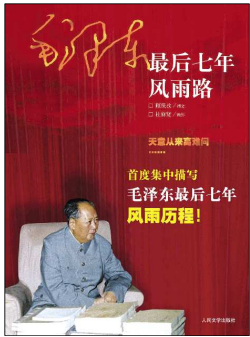


33 陈毅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



《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》

◆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: 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

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,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,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、发展与结局,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。

但毛泽东内心多少有些安慰,在前一天上午,也就是陈毅去世前几个小时。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:“‘二月逆流’经过时间的检验,根本没有这个事,今后不要再讲‘二月逆流’了。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。”

据叶剑英报告说,他已经将这话带到了陈毅的枕边……

毛泽东望着窗外,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,渐渐融去。雪花就这么落下,融去,再落下,再融去……

人往往表面反应越是平静,内心活动越是剧烈。

毛泽东是在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?还是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帅们有些愧疚?扳着指数数,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,活着还有五位,除了叶剑英,其余四位都闲居在家……

毛泽东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,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,为“二月逆流”正名,把“文革”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部算在林彪的头上。他说:“不要再讲

‘二月逆流’了,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、陈伯达、王、关、戚。”“大雨怀仁堂,缺点是有的。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。同我讲就好了。”

“调车,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!”毛泽东穿着睡衣执意前往,令所有人措手不及……

陈毅去世了。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的。

无论相信与否,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,仿佛睡熟一样,那么安详。

此时,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——1972年1月6日。

凌晨的钟声,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。而陈毅生命的钟声却永远地沉寂了。

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,陈毅元帅治丧程序只比上将、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。参加追悼会名单上有周恩来、叶剑英、张春桥、李先念、李德生、纪登奎、汪东兴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李富春、郭沫若等人。叶剑英致悼词。周恩来特别说明:因天气太冷,江青、宋庆

龄可以不参加。一向怕冷的江青却传话:她能够来。

参加追悼会的人员确定了,可由于中央还没有对“二月逆流”正式平反,悼词如何草拟,无人敢轻易表态。

悼词成稿后,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,他煞费心思,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。他写道:陈毅的一生“努力为人民服务,有功亦有过,但功大于过”。接下来采取对功实写而对“过”虚写的方式,这样,既能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,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,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。

周恩来将悼词改完,放下笔,仰天长叹,他多么希望陈毅知道他的内疚和无奈!如今老友归去,周恩来心痛之余,要通过陈毅的治丧活动为朋友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。

陈毅死后,三〇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。他们站立在寒风中守候,久久不肯散去,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。人数

越聚越多,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。

周恩来这时决定将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,请他最后定夺,并在附信中说:“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,我增改的一长句,对党内有需要。”

1月8日,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。他一眼扫过,几乎没有思忖,大笔一挥,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,在稿纸一边批示道:“基本可用”、“功过的评论,不宜在追悼会上作。”

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,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。

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: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,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。总局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,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。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,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,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。

但是接连两天,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,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;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,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;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。

犹太人究竟种了怎样的“恶因” 20

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。

然而,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智慧的民族,自从公元一世纪以来,却痛失家园,在世界各地(主要是欧洲)四处流浪,过着无国籍的颠沛流离的生活,并几番陷入几乎是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中:先是有罗马帝国的血腥镇压,继之有欧洲基督教徒千百年来敌意和嫌恶,再后来又有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丧心病狂的反犹和灭犹……

那么,犹太人究竟犯了怎样的“滔天大罪”,种了怎样的“恶因”,要受这样血腥的屠戮呢?

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民族学者们曾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研究,概括起来不外乎外部世界的宗教情结、历史成见、现实需要和病态心理等几个因素。

犹太人的拜金主义精神和“唯利是图”的特质,据说是他们从小就强化“生意经”教育的结果。小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了,有一天,做父亲的在孩子出门前,忽然塞给他一枚铜板,叮咛他晚上放学回家后至少要变成两枚。小孩子开始时通常很苦恼,不知道如何去“变”,但慢慢地终于想到用这枚铜板去街上买一些糖果,再回到学校加价转卖给一些嘴馋的同学。犹太人的

“生意头脑”就是在这样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教育和实践中得到了最原初的开发。

我在赌场发牌期间,也曾遇到不少犹太人,他们虽然面貌各异,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:就是不给或者极少给小费。我也曾有过一个晚上,在牌桌上一连发了差不多十副牌,都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犹太小伙子赢,以至于他的面前很快就堆满了筹码。可是,尽管众目睽睽,这位犹太青年就是坚持一毛不拔,以至于后来桌上的客人都看不下去了,纷纷提醒他:“你应该给小费的,他们可是靠这个养家糊口呢。”他听了,开始时不吱声,只是自顾自低着头堆他的筹码,但后来还是抬起头坚决地说:“不,我要是给了,会带来霉运的。”

我后来明白,说“会带来霉运”,那其实是托词。真实的原因是从从小就懂得“生意经”的犹太小伙子心里很清楚:如果每赢一副牌就得给发牌员一块钱小费的话,他一顿晚上差不多就要少收入几十美元了。所以,如果仅就商业活动必须“唯利是图”的原则而言,那位犹太青年的做法其实是无可非议的。因

为只有这样,他才能获得他赌博利益的“最大化”。问题是商业有商业的原则,人情有人情的规范。那晚获得最大赌博利益的犹太青年,后来很显然却遭到一桌人的白眼和侧目。

人类社会进入到十九世纪以后,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,交通运输的便利,资本运作手段的不断丰富和多元,因经商而聚集起来的犹太人的财富也越发巨大。因缘际遇,犹太民族新的灾难也像积蓄已久的大地震一样又集中爆发了。

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严重打击了德国的工业生产。经济危机引起的国力衰退不仅激化了国内各方面的矛盾,而且也刺激了统治阶层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外扩张的野心。“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。”希特勒这样公开宣言。然而,争霸世界,建立一个德意志日耳曼帝国,没有巨大的财力作为后盾是不行的,于是,第三帝国精英们的目光,很快便投向了当时社会的富有阶层犹太人的钱袋,并以宗教和种族主义的言论作为幌子,挥刀斩向一只只令他

们垂涎三尺的膘肥体壮的“肥牛”、“肥猪”或“肥羊”。

所以,宗教情结也好,历史成见也好,现实需要也好,病态心理也好,贯穿犹太民族受迫害的历史,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还是人类对于财富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渴望、追逐和占有,另一方面又永无休止的嫉妒、反感和憎恨的复杂情感,以及由此而上演的一场又一场围绕着财富的“钱袋”、永不知疲倦地互相“剥夺”的悲喜剧。

然而,犹太人似乎又是幸运的。因为毋庸置疑,现代社会以资本为特征的一切财富的大厦,其实都是按照犹太人的理想建立起来的。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早将自己纳入这个世界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,并在其间辛辛苦苦地挣扎和奋斗。人们依旧议论犹太人,但更多的已不再是轻蔑和仇视,而是崇尚和向往。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们,其中甚至包括犹太人的许多“世仇”,也已经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自己改造、演变成“犹太人”,满心、满脑子只想赚钱,赚钱,再赚钱;发财,发财,再发财……



《财富如水》

◆出版社: 作家出版社
◆作者: 卢新华

《财富如水》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,“伤痕文学”运动的创始人,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。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,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,细心审视、考察、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。

17 能给转个便宜点的医院吗?



《心术》

◆出版社: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 六六

《心术》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,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,而又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。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,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,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。

再过两周,二师兄主动跟阿婆说:“挂号怪贵的,阿姨你下次来看我们就看我们,不要挂号了。东西也不要带了。”

阿婆却一本正经说:“号要挂的。没号不让我单独进门的。我不要跟人家挤一个房间,说话不方便。”

至此,她爱怎样就怎样,她一进门我们就当课间休息时间到了,每次十分钟,到点走人。

二师兄喊她“老十三”。刚开始对她很反感,时间久了倒像老朋友了,由过去的老十三,到现在的老十三姨。

今天十三姨送来的是粽子,真是实惠啊!薄薄一层米,里面裹满了香菇、五花肉、板栗和蛋黄。打开粽叶,香飘四溢。正好没吃早饭,我打算早中饭都是它了。

4月9日

家乡的一远房亲戚辗转托母亲带话给我,我和这位堂兄的曾爷爷的曾爷爷也许是同一房,他父亲被县医院诊断出脊椎上长了个瘤,县医院要求他们去省城看

病,省城建议他们来大上海看病。茫茫大上海,顶级大医院,他们能想起的拜托的人也就是我了。

我直接跟他们说,如果想住进三甲著名专科医院的普通病房,这种突发急症就别指望了。排队等的话,如果赶得及,怎么也得半年一年的。不如花点钱住进个病房稍微好些的自费医院,早点破财消灾。

堂兄一家人风尘仆仆来到大上海,被我安排进医院。

他进院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大兄弟,瞧这个病,大约得花多少钱?人能救得了吗?”

我告诉他,这个病,正常看下来,如果不出意外状况,五万左右。这个病不是绝症,能救。只要是手术,总是有风险的,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救,百分之五十痊愈希望是有的,剩下百分之五十,可能是瘫痪,但人不至于死。

一天之后,堂兄找到我,踌躇半天问:“大兄弟,能给转个便宜点的医院吗?这种高档医院,咱住不起。一天下来啥都没

干就收一千块。我们家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到三千。家里四个老人在农村,看病全自费,一个娃在上小学,眼看着就要进初中高中了,哪都要花钱,更别提大学。我这手头,就十几万,不能都用在一个人身上。这是我爹,我不瞒你,不跟你说虚的。我要是把所有钱都砸在他一个人身上,以后我怎么向其他三个老人交代,怎么跟儿子交代?这钱,我得掰匀了分几瓣花。要是花在治病上,没啥好说的,要是病都没开始治,光住院钱就成千上万,我心疼得慌。”

我赶紧给他转了个便宜的分院先住着。

第二天,主治大夫要求他拍个血管造影,大约一万多块,目的是明确下刀位置。

单子开下来没多久,我堂兄带着他父亲就走了,结了医药费,留了张条:对不住你,忙半天,病也没瞧。我是觉得,看病是无底洞,造影一万,开刀五万,万一不顺利,填坑都填不满,算了,我带爹回去了。

我连忙给他打电话,他那头都不接我电话了。

4月10日

二师兄见到我的时候拍着我肩膀说:“放心,有老板出面,没有开不好的刀。”

我一脸尴尬说,人走了,对不起。

二师兄先是一愣,一脸不屑地望着我说:“鄙视。不忠不孝。他爹那么年轻,又不是行将就木,把他养那么大,连病都不给治。一个连亲爹都不要的人,好去死了。”

我无语,冷场很久,吐一句:“如果他爹是干部,而不是农民,如果他本人是干部而不是农民,他就忠孝都有了。你是鄙视他,还是鄙视农民?”

二师兄怒了:“农民也不都无情无义!多少人倾家荡产为爹治病,别说50%的可能,就是1%都不放弃!你家这个亲戚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!没有人情味!”

我半天问他一句:“你觉得,人情味就应该倾家荡产,赔上后半辈子全家大小的幸福去挽救生命吗?二师兄,一个根本看不见未来的‘钱途’,却看得见未来的捉襟见肘的人,是没有你这样的勇气的。”